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6.021

汉英“肺”(lung)隐喻的体认—文化模型 对比研究

孙毅¹, 蔡鹤²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广东 广州 510420; 2. 长春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32)

摘要:人类古往今来一贯遵循“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认知拓展路径。身体是人类最熟悉的存在,也是人们认知世界的基石和底座。迄今,已有相当数量文献分析了“手、头、脸”等外显身体隐喻,而有关内脏器官“肺”的隐喻研究数量尚显不足。肺部功能强大,不仅是人体须臾难离的呼吸器官,五脏六腑的盛衰状况也必定以某种形式在肺脉上反映出来。文章充分依托 CCL、BNC 和 COCA 语料库,从跨语言视角对比剖解了汉英“肺”(lung)隐喻的相同与差异之处,并依仗体认认知及文化模型两大理论源深入挖掘阐释异同背后深刻的生成理据。文章希冀以小见大、知微见著,以此个案展现汉英身体概念“肺”(lung)的隐喻延伸向度规律,以期揭示汉英民族语言、思维和文化相互之间微妙而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 隐喻认知; 汉英对比; 体认语言学; 文化模型性

中图分类号: H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24)06-0171-07

隐喻在语言学、文学理论、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中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①。在认知语言学中,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是概念域间的系统映射。隐喻的跨域映射机制在人们日常思维与认知操作中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意义^②。人类从自身出发认知世界,由近及远、由易到难、由具体到抽象,逐步拓展到空间、时间、抽象域、性质等^③。身体隐喻即人们通过最熟悉的身体概念认知思维、情感、情绪等抽象概念,逐渐洞悉广袤无垠的内外世界。故毫不夸张地讲,身体隐喻对人们的思维、语言及认知的发展须臾难离、意义非凡。

近 20 载,认知语言学研究出现了社会转向和实证转向的新趋势^④。现有研究尚缺乏基于语料库对比汉英“肺”(lung)身体隐喻的分析,并鲜有文献深入挖掘跨语言身体隐喻异同的背后原因。鉴于此,本文依托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CCL)、英语国家语料库(BNC)、美国当代英语语

料库(COCA)以及各类权威汉英语言词典等来广泛收集汉英语言中“肺”(lung)的隐喻语料,系统对比分析汉英“肺”(lung)隐喻的异同,并以此为契机通过体认语言学中的体认性阐释其共性,运用中西方文化模型性剖析其分歧,希冀助推揭示汉英民族语言、认知及文化三者间的紧密联动关系。本研究有助于人类从语言学视角再认知“肺”的多样貌、多功能,继而提升对身体的了解,降低对今后可能发生的“肺炎疫情”的恐慌。

一 汉英“肺”(lung)词簇隐喻拓展对比

所有隐喻都是以形形色色的具体表征——意象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意象是不同的社会文化效应与各感官体验相互作用的产物。隐喻认知源自人类经验,汉英民族根据自己对具体身体部位的理解和体验,在各自文化范畴中拓展和延伸,最终派

收稿日期:2024-06-09

作者简介:孙毅(1978—),男,江苏南京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隐喻学、认知叙事学与翻译学研究。

①孙毅,邓巧玲:《济慈“三颂”的认知诗学新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

②孙毅,崔慈行:《汉英“足/脚”隐喻词群的体认—文化双维度考辨》,《外国语言与文化》2021年第4期。

③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4期。

④束定芳,张立飞:《后“经典”认知语言学:社会转向和实证转向》,《现代外语》2021年第3期。

生出各富特色的个性化意象,彰显了跨民族认知隐喻的异质性^①。“肺”(lung)是人类的呼吸器官和重要的“五脏”之一。本文通过对比汉英“肺”(lung)隐喻的普遍性与差异性,揭示了汉英民族共享及独享的隐喻意象图式。身体概念“肺”(lung)除了表达基本意向“身体器官”外,二者皆可映射到实体、容器及情绪意象,同时在思维、情感、品性道德和声音意象等方面又存在微妙差别。

(一)基本意象

“肺”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定义为:“高等动物的呼吸器官。人的肺在胸腔中,左右各一,和支气管相连。由心脏出来含有二氧化碳的血液经肺动脉到肺泡内进行气体交换,变成含有氧气的血液,经肺静脉流回心脏。也叫肺脏。”^②*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lung”的定义为:“either of the two organs in the chest that you use for breathing”(胸中用以呼吸的两个器官之一)^③。由此可见,汉英民族均将“肺”(lung)理解为人体的呼吸器官,帮助人类与外界环境进行气体交换,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

“肺”(lung)为呼吸的重要器官,呈海绵状,由肺内的各级支气管、肺泡、血管及淋巴管等组成。肺部的任一组成部位出现问题,都会诱发各种脏器疾病。汉英此类表达比比皆是,汉民族肺部常见疾病有:肺癌、肺炎、肺结核、肺积水、肺大泡等。英语常见lung cancer, punctured lung, COVID-19, wet lung, chronic lung disease, bullae of lung等。此外,“肺”(lung)作为人类熟悉的身体概念,还可映射到思维、情感、情绪等各种抽象概念域,以此帮助人类认知世界。

(二)实体意象

实体具有温度、形状和颜色等属性,并可作为物质进行交换。作为人体呼吸器官,“肺”(lung)最主要的功能是推动实现气体交换,即将氧气送入血液,将二氧化碳排出体外。基于功能相似,汉英“肺”(lung)均可表达与气体交换相关的实体,常见表达为铁肺(iron lung)、地球之肺(the lungs of the earth)。作为实体,身体概念“肺”(lung)还可被赋予颜色属性,故有绿肺(green lung)、黑肺病(black lung)等表达。

如例(1)所示,“铁肺”是代替人体器官功能的机器,病人依靠机器里的气压来辅助肺部扩张,将新鲜空气引入病人肺内,将肺内空气排出体外。例(2)将人类的身体器官“肺”映射至地球的“热带雨林”。热带雨林所在地区一般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栖息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植物、动物和其他生物,为其提供理想的生存环境,并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大量二氧化碳,释放足额氧气,维持生物圈中的碳氧平衡。基于功能相似,汉英民族常用“地球之肺(the lungs of the earth)”来代表“热带雨林(rainforests)”等环保生态区。

(1)当年北平协和医院人间第一部铁肺,便是卡雷尔的发明。

——《读者》

(2) Rainforests, the lungs of the earth, rely on bats to help propagate trees and shrubs. (Superheroes of the Night Skies, 2014)

(三)容器意象

除呼吸器官外,“肺”作为人体内脏之一,其突出特征是位于人体内部,有助于内外部气体渗透交换。基于此,“肺”(lung)具有容器属性,可映射到容器域。容器具有内外等空间特征,故汉语常有“肺里、肺内、肺外”等表达。例(3)将基于“肺”的空间属性与“里”搭配,用来传递“肺里”这一容器意象。英语“lung”此类表达有“in the lung, into the lung”等。例(4)将“lung”看作容器,具备可出能入的容器特征,故燃烧木头和切割器物所产生的烟雾和粉末亦可无孔不入地钻入肺内部。

此外,容器还具有实体属性,内部能满能空,可开可合,“肺”(lung)也可满满当当或空空如也,物质可进可出。汉语此类表达寻常:充满肺部、进入肺部、滑入肺部等。英语有类似表达:fill one's lungs, enter one's lungs等。

(3)他还贪婪地张开嘴,像要把我说的每句话都吸进他的肺里头去。

——《残雪自选集》

(4) The pollen or smoke from burning

①孙毅,崔慈行:《汉英“足/脚”隐喻词群的体认——文化双维度考辨》,《外国语言与文化》2021年第4期。

②汉语大学典编纂处:《现代汉语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9页。

③Angus Stevenson.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719.

the wood and leaves could slip into the lungs, searing with agony. (Jeffery Deaver. *The Kill Room: A Lincoln Rhyme Novel*, 2013)

(四) 思维意象

人类缜密的思维多深藏内部,不易觉察。正如“肺”一样,位于人体内部,仅凭肉眼无法直视。故“肺”可隐喻拓展为“思维”,用来代指人的“心思、想法、智谋”等。汉语此类表达俯拾皆是,可见:别具肺肠、别有肺肠、自有肺肠、剜心剜肺、肺肝如见、铭诸肺腑、深铭肺腑、如见肺肝、缺心少肺、好心当作驴肝肺——不识好歹、买了肝肺不上碗——用心。

如例(5),汉语常将身体概念“肺”和“肠”搭配,用来表达“心思、想法”,“自有肺肠”指做事有自己的用意,“别有肺肠”指某人动机不良,另有其它心思。例(6)将身体概念“肺”映射到思维意象“记忆”,“铭诸肺腑”表达铭记于心、永记不忘的含义。

(5) 郑玄笺:“自有肺肠,行其心中之所欲。”后因以“别有肺肠”谓另有打算或企图。

——《中国成语大辞典》

(6) “我接受了。您对我的好意,我铭诸肺腑,终身难忘。”

——《茶花女》

(五) 情感意象

人类的内脏藏于身体深处,且多居于身体的中央部位。根据中医理论,内脏器官承载着人们的隐匿情感,故“肺腑”常代某人心底。基于隐喻的介入,器官的位置类似于情感的深度。汉语“肺”常用来表达情感,如:肺腑之言、肺腑之谈(发自内心的真话)、洞见肺腑(襟怀坦白,待人诚恳)、感人肺肝、感人肺腑、感深肺腑(使人内心深受感动)、掏心掏肺(情感真挚)、焦唇干肺(忧心如焚,肺为之枯干)。

例(7)的“肺腑之言”将身体器官“肺”映射到情感意象,代指发自内心的真话。例(8)的“感人肺腑”则用身体内脏“肺”代指人内心的感动之情。

(7) 这段肺腑之言,正是作品的题旨所在,反映了作者对陈奂生们的精神世界的严肃探索和对我国农民命运的深

沉思考。

——高晓生《陈奂生上城》

(8) 两首词情凄绝惨,感人肺腑,雨翔表哥从才女手上得到诗,好比从美女身上取得贞操,马上不留恋地走了。

——韩寒《三重门》

(六) 情绪意象

在传统中医学中,肺主气,司呼吸,既是人体气体交换的场所,又能宣发卫气和津液于全身以温润肌腠皮肤。人类的肺主要负责呼吸系统,吸收氧气的同时呼出废气,对我们的新陈代谢至关重要。肺部健康的人呼吸速度均匀,气体交换顺畅,有益于身心愉悦。爱生气者肺部易失调,肺部失调者易抑郁。因此,肺部的症状常被用来指代人的情绪状况。基于肺部的健康与失衡,由此引申出的隐喻义包含积极和消极两类情绪。汉语有关“肺”的此类表达俯拾皆是,包括沁人肺腑(芳香凉爽的空气或饮料使人感到舒适)、沁人心肺(感到舒适,有清新爽朗的感觉)、撕心裂肺(极度悲伤)、肺气炸了等。

例(9)的“肺气炸了”是指肺部空气淤积不能及时排出,导致肺功能失常,出现暂时性呼吸障碍。因此,“肺气炸了”常用于表达“愤怒”这一情绪意象。与“肺”丰富的情绪意象相比,“lung”拓展到情绪域的表达则寥寥无几。如例(10)所示,词句用“aired his lungs”表达愠气。

(9) 我肺气炸了。

——周立波《暴风骤雨》

(10) My dad sure aired his lungs after he found out I'd put a dent in his car. (<https://idioms.thefreedictionary.com/lung>)

(七) 品性、道德意象

承上可知,“肺”可与其他人体器官搭配表达情感和情绪意象。受儒家文化的引导,汉语“肺”还可与其他内脏器官搭配表达品性或道德意象。此类表达常见:狗肺狼心、狼心狗肺、驴心狗肺、鼠心狼肺(心肠阴险狠毒)、没心没肺(没良心)、脏心烂肺(心地肮脏,不正派)等。例(11)的“狼心狗肺”将身体概念“肺、心”与动物“狼、狗”搭配,代指人的心肠像狼和狗一般凶恶狠毒。例(12)中,“肺”与“心”搭配,将身体概念映射到道德意象,“脏心烂肺”则强调某人心地肮脏。

(11)他们狼心狗肺,两面三刀,这回一定是编算我们来了,快走!”

——孙犁《风云初记》

(12)于:什么出言不逊,你做的事在这呢!

郭:脏心烂肺!

——郭德纲《相声集》

(八)声音意象

肺有肺尖和肺底之分,肺尖离喉部更近,声带撞击空气促成人类发声,基于位置相似,英语常用 at the top of one's lungs 来表达声音之大。如例(13)所示,某君平时少言寡语,但战前他拼命高唱。例(14)类似,用“at the top of her lungs”表达她大声尖叫。

肺活量大者往往话声很大,这主要由于肺活量足,人类吸入氧气和排出废气的的能力都更强,而人的机体需要氧气维持。在剧烈活动、体力劳动、体育锻炼时肺膨胀量高,一次可吸入的氧气较多,因此在运动量增大或者活动时,氧需求就会大幅攀升。基于功能相似,英语常用“lung”表达某人声音高,常见短语有 have a good pair of lungs。由于文化差异,汉语“肺”此类表达较少,汉民族常用“喉咙、嗓子”表达声音,如:唱破喉咙、喊破喉咙、扯着喉咙大叫、提高喉咙、扯几下嗓子、放开嗓子大喊、喊破嗓子、拉开嗓子等。

(13) M could be almost as silent as me when he wanted, but this was just before the war, and he sang at the top of his lungs. (Atlantic, 2019)

(14) She was yelling at the top of her lungs, “I'm not your mother!” (The Literary Review, 2019)

综上所述,汉英本族语者对于身体概念“肺”(lung)的认知兼具普遍性与差异性,并游弋于语言表征中(详见表1)。基于相似的身体结构和具身体验,汉英“肺”(lung)隐喻存普遍性,均可沿着“实体、容器、情绪”等路径进行拓展。基于哲学思想、思维方式、语言类型等文化模式的差别,汉英“肺”(lung)身体隐喻又存差异性。汉语“肺”可隐喻拓展为“思维、情感、品性、道德”等意

象,而英语“lung”可投射为“声音”意象。以下将分别从体验认知和文化模型的双向维度,探究汉英“肺”(lung)词群隐喻表述的跨语言异同理据。

表1 汉英肺/lung 隐喻意象汇总表

隐喻类型	用法案例	
	用法汉例	用法英例
基本意象	肺部	lung
实体意象	铁肺	iron lung
容器意象	充满肺部	fill one's lung
思维意象	别有肺肠	鲜见
情感意象	感人肺腑	鲜见
情绪意象	撕心裂肺	lungs burst into fragments of agony
品性、道德意象	狼心狗肺	鲜见
声音意象	汉语较少使用	at the top of his lungs

二 汉英“肺”(lung) 隐喻的体验认知共性阐释

王寅在认知语言学的基础上大刀阔斧地开创出中国本土化的“体认语言学”,并将其核心原则表述为“现实—认知—语言”^①。这三大要素休戚相关,现实决定认知,即人类能从外部世界的种种表象中抽象出事件模型和关系模型,通过直接感知或语言存入人们的认知结构;认知决定语言,认知方式的不同导致了认知结构的差异,所形成的范畴、原型、意象、图式、心理模型等也存在分歧,这决定了林林总总的语言表达形式;语言影响认知,不同的语言结构,不同的语义系统,都会对人们的认知施加不同的影响;认知影响现实,人类认识了科学规律后就会产生改造世界的功力^②。实际上,汉英民族的身体结构至为相近,因此对身体概念的认知存在相似性并体现于语言表征上。基于“肺”(lung)的功能相似,汉英语言皆可构建实体和情绪意象,可见“铁肺、iron lung、沁人肺腑、lungs burst into fragments of agony”等;基于“肺”(lung)的位置相似,汉英双语均可构建容器意象,如“肺里、outside of the lungs”。

除生理结构外,汉英民族对外部世界的体验也极相似。人们最初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感悟源于自身体验,隐喻概念同样植根于身体体验,人类基于身体经验的隐喻投射是概念系统的来源,人

①王寅:《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392页。

②王寅:《体认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84—99页。

类身体经验本身是直接的表义结构^①。一般而言,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身体部位的外观、位置和功能,而后通过身体体验将身体概念映射到其他概念域。体验是人类认知的主要来源。所有经验都是彻头彻尾的文化,人类以这样一种方式体验周遭世界,我们的文化已经幻化于经验本身,每种经验都是在文化预设的巨大背景下发生的^②。对于汉英民族而言,呼吸是肺的基本功能,我们通过肺维持身体正常运作,继而开展一系列认知活动。肺不仅能实现人类重要的呼吸功能,还具有一定的防御、免疫、代谢、贮血功能。因此,基于对身体器官“肺”(lung)相似的体验,汉英民族共享若干隐喻类型。

基于外观、位置和功能上的对等性,汉英民族对身体部位“肺”(lung)有着共同体验,因此汉英“肺”(lung)身体概念可沿着实体、容器、情绪等相同路径展开隐喻拓展。“肺”(lung)在外观形貌上大致呈圆锥状,有一尖、一底、两面和三缘。肺的表面有覆脏胸膜,光滑湿润,透过脏胸膜可见许多呈多边形的肺小叶轮廓。因此,二者基本意向一致,均表示人体的内脏器官。在位置上,“肺”和“lung”均位于胸腔之内、纵隔两端。故二者可映射到容器域,具有实体特性,内部或满或空,可承载液体,如:在呼吸过程中,液体充盈肺部,再依次堵塞各个脏器;可充满气体,如“fill his lungs with her perfume”;也可装载抽象话语,如:他还贪婪地张开嘴,像要把我说的每句话都吸进他的肺里头去(《残雪自选集》)。在功能上,汉英“肺”(lung)均具备呼吸、防御、代谢、免疫、贮血等功能。根据肺部的健康情况,“肺”(lung)可用来表达积极和消极情绪。若肺部健康,其各项功能正常运转,“肺”(lung)则用来表达积极情绪,如:沁人肺腑。若肺部有恙,各项功能无法正常运转,人们将会患肺结核、肺癆、肺炎等,故“肺”(lung)又可表达消极情绪,如:我肺气炸了。(周立波《暴风骤雨》)。

概言之,隐喻源于我们的身体及其体验。汉

英民族拥有相同对等的身体结构,当作用于相同的生理底座时,就会产生相似的心理效应,从而获得一致的身体体验。故反映在语言表征上,就会派生相同或相似的隐喻。因此,尽管汉英民族存在着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但相同的生理结构和身体体验使汉英“肺”(lung)在表达抽象概念时存在普遍性,甚至是惊人的吻合匹配。

三 汉英“肺”(lung)隐喻的文化模型性阐释

身体和文化共同作用于隐喻的建构过程^③。在首个阶段,概念隐喻的选择基于身体体验,有助于理解和激发两个不同概念域间的隐喻映射。由于人类具有相同的身体结构,故第一阶段所有民族对隐喻的认知皆体现出普遍性。在第二阶段,基于身体经验的隐喻被特殊的文化背景过滤、调整和修改,隐喻不再毫无例外是普遍大同的,而具有文化特定性。从本质上讲,文化限制了身体经验的选择,身体经验塑造了隐喻映射,而隐喻映射产生了不同的语言表征。“不同文化下的群体对身体及身体体验的概念化存在差异,将不同的价值和意义赋予身体部位、器官及其功能。”^④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在语言表达和思维方式上是相同的,而文化决定了不同群体对身体隐喻的精确择选。受英民族特有文化的影响,英语“lung”可映射至声音意象,用来表达嗓门之大,例如:He sang at the top of his lungs (Atlantic, 2019)。而汉民族惯于用“喉咙、嗓子”进行此类表达,例如:梁家辉不时会扯几下嗓子,绝对会让观众掉下一地的鸡皮疙瘩(《鲁豫有约》)。

人类的价值观并非独立系统,而是与我们生活中的隐喻概念形成的一个连贯系统^⑤。但由于认知的差异,价值观之间常发生冲突,故与之相关的隐喻类型各有千秋。受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影响,汉语者通过认识“仁、义、忠、信”等道德概念的本质规定性来完善品德^⑥。受儒家和中国传统

①孙毅,崔慈行:《汉英“足/脚”隐喻词群的体认—文化双维度考辨》,《外国语言与文化》2021年第4期。

②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p.57.

③Ibarretxe-Antuñano 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Culture”,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2013, 10(2): 315-339.

④Yu N. “Embodiment, Culture, and Language”. F. Sharifian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227-239.

⑤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23-24.

⑥李申申,常顺利:《儒家道德教育具身性的当代阐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文化的熏陶,道德价值观受到汉族的高度重视。故汉语内脏器官“肺”可表达品性、道德意象。汉语常用“狼心狗肺、没心没肺”斥责某人没有良心。倘若失去了“心”和“肺”,人也丢掉了情感与良知,待人冷酷残忍、心狠手辣。此外,在汉文化中“心”内统脏腑,外制五官^①。汉民族将人体看作一个整体,注重身体器官之间的密切联系,《黄帝内经》将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解释为人体五脏之间的关系,以说明内脏器官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②。故汉语“肺”常与其他内脏器官“心、肠、肝”等搭配进行隐喻拓展,此类表达比比皆是,可见“别具肺肠、别有肺肠、自有肺肠、肺肝如见、如见肺肝、缺心少肺、掏心掏肺、沁人心肺、撕心裂肺、狗肺狼心、狼心狗肺、驴心狗肺、鼠心狼肺、没心没肺、脏心烂肺”等。

基于文化的天冠地履,汉英民族的思维也难免云泥有别。思维和语言紧密相连、休戚相关。语言的差异导致了思维的千差万别,思维模式的差异缔造了成千上万的语言表征。汉英民族生活于不同文化环境,拥有不同文字,具有不同隐喻思维,故汉英“肺”(lung)隐喻有所差异。隐喻负责意识活动中意义的生成、传递及处理,语言是思维的介质,人的思维活动就在隐喻的语言世界中铺展开来^③。汉字源自象形文字,通过“形”来表达意思,而西方的字母则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④。象形汉字在表意中,为了克服“画成其物”的局限,早已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物象展开分析,进行高度抽象,根据物象特点和意义要素的组合,设计汉字的结构,这种高度抽象有利于塑造汉语使用者的悟性思维和想象力。单词由字母组成,缺乏立体感和象形,无法诱导其认知主体的形象思维,故人们只能依据纯粹化的符号系统进行高度抽象的逻辑化思维和理性思维^⑤。因此,汉字和英文的区别促成了两个民族在思维上的差异。此外,思维模式也受哲学思想的影响。在“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下,汉民族思维模式多表现为具象思维,其特点是形象性、全面性、直观性

和具体性。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受“一分为二”哲学思想的影响,思维模式倾向抽象思维,注重逻辑,强调先结论后描述,并在最后还原事实^⑥。在具体思维的影响下,汉语拥有庞大的词类范畴。故汉语身体“肺”隐喻的表达更普遍,映射域类型更加丰富多样。汉语“肺”存在独特隐喻,并多以四字成语、歇后语、谚语、俗语甚至是詈骂语等呈现,用来表达“想法、思想”等思维意象。例如:好话当作耳旁风,好心看为驴肝肺(陆步轩《屠夫看世界》)。

根据中医学,人有五脏,分别为心、肺、肝、脾、肾,五脏共同协作以维持身体健康,若五脏任一运行失常,疾病也随之踏来。作为“五脏”之一,肺部的健康与否体现五脏六腑的盛衰情况,继而折射人类的情感状况。汉语“肺”多与其他内脏器官搭配表示情感含义。例如:这段肺腑之言,正是作品的题旨所在,反映了作者对陈奂生们的精神世界的严肃探索和对我国农民命运的深沉思考(高晓生《陈奂生上城》);她不想将家庭关系搞得跟电视里的婆媳那样做作,铁得恨不能掏心掏肺喊闺女娘亲(六六《双面胶》)。中医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本土化文化模型,难怪英语“lung”空缺相关隐喻拓展类型。

综上所述,由于汉英民族在哲学思想、思维方式、语言类型等文化模式上的分野,身体概念“肺”(lung)隐喻天壤有别。在“天人合一”中国哲学的指引下,汉民族思维模式为具象思维,象形汉字是具象思维最直接的体现方式,故汉语“肺”具有庞大的词类范畴,隐喻分布更广泛,隐喻拓展更绵延,可沿着“实体、容器、思维、情感、情绪、品性、道德”等七条路径进行隐喻拓展。而在“物我两分”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思维模式倾向抽象思维,英文字母是这种思维的体现方式之一,故英语“lung”隐喻拓展类型不如汉语“肺”隽永庞杂,基本沿着“实体、容器、情绪、声音”等四条路径进行扩宽引申。

①孙毅,杨秋红:《跨语言“心”(heart)多义图谱的认知功能说略》,《外语学刊》2013年第5期。

②赵学德:《人体词语语义转移的认知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③孙毅,王媛:《隐喻认知的具身性及文化过滤性》,《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④李志岭:《汉字、欧洲字母文字与中西思维方式的关系》,《外语教学》2002年第3期。

⑤刘志成:《语言学视野下中西思维模式对比研究》,《思想战线》2019年第4期。

⑥罗明礼:《从中西思维模式差异谈英语议论文写作构思》,《外国语文》2011年第6期。

结语

本研究借助 CCL、BNC、COCA 等权威语料库,以意象概念为底座和切割标准,对比分析了汉英“肺”(lung)隐喻,并得到以下重要发现。首先,隐喻普遍存在于汉英民族的身体概念用法中,且汉语“肺”隐喻的使用更频繁。其次,汉英“肺”(lung)隐喻并存普遍性与差异性,大同小异,同中有异。其普遍性体现在汉英“肺”(lung)均可沿着“实体、容器、情绪”向路进行隐喻拓展。其差异性体现于汉英“肺”(lung)皆存在独特的隐喻拓展类型。汉语“肺”可用来构建“思维、情感、品性道德”意象,而英语“lung”可构建“声音”意象。最后,本文从体验认知和文化模型双维度阐释了汉英“肺”(lung)异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基于相似的身体结构和具身经验,汉英民族对身体器

官“肺”(lung)的认知和体验存在共性。而鉴于汉英民族在哲学思想、语言类型及思维模式等文化模型上或多或少的差异,“肺”(lung)隐喻也表现出迥然有别的一面。

综上所述,借助上文勾勒出的体验认知之“同”和文化模型之“异”双翼,本研究有助于揭示汉英民族语言、思维及文化的异同,并从认知视角缓解人们对“肺炎疫情”的焦虑,但仍留少许遗憾。一方面,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有限,仅选取“肺”(lung)单个身体词进行分析,后续研究可适当增大涉猎范围。另一方面,本文未能对比除汉英外其他语言的身体隐喻异同,希冀在后续研究中尽可能扩充对比对象,揭示不同语种身体隐喻的全局拓展路径和整体样貌。

An Embodied Cognition-Culture Model Contras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ung Metaphors

SUN Yi¹ & CAI He²

(1.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32, China)

Abstract: It has been a commonplace cognitive extension pathway among the human race since antiquity to “elicit from body nearby and from entities afar”. Humans are most familiar and adjacent with the body, which also serves as the basis and seat for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Many studies have examined prominent exterior body metaphors such as hands, head and face. However, there is still insufficient research on metaphors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organ “lungs”, the respiratory mechanism of the human body. Similarly, the health of the internal organs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lungs. Adequately relying on the CCL, BNC and COCA corpora,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metaphors associated with the lungs. Moreover, the paper explains their universality from an embodied-cognitive perspective and analyzes the internal divergenc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ultural models. In this paper, we attempt to illustrate the metaphorical expansion course of the body concept “lung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in an attempt to reveal the delicate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nations in think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Key words: metaphoric cognition; Chinese-English comparison; embodi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cultural model

(责任校对 曾小明)